

WIKIPEDIA

阿尔伯特·加缪

阿尔贝·加缪 (/kæmɥi/ 鉴OO, 美国也 /kəmɥi/ kə-MOO; 法语: [albeʁ kamɥi] (听) ; 1913年11月7日 - 1960年1月) 是法国哲学家, 作家, 记者。44岁的他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代表作有《陌生人》、《瘟疫》、《西西弗斯神话》、《坠落》, 和反叛者。

加缪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 父母是黑皮人。他在一个贫穷的社区度过了童年, 后来在阿尔及尔大学学习哲学。1940年二战期间德国人入侵法国时, 他在巴黎。加缪试图逃离, 但最终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 在那里他担任了非法报纸*Combat*的主编。战后, 他成为名人, 并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多次演讲。他结过两次婚, 但有很多婚外情。加缪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是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左翼成员。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 倾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他是许多寻求欧洲一体化的组织的成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期间, 他保持中立立场, 倡导多元文化和多元的阿尔及利亚, 这一立场引起争议并被大多数政党拒绝。

在哲学上, 加缪的观点促成了被称为荒诞主义的哲学的兴起。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尽管他一生都坚决拒绝这个词。

内容

生活

[早年和教育](#)

[成长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 抵抗和战斗](#)

[二战后](#)

[死亡](#)

文学生涯

政治立场

在阿尔及利亚的角色

哲学

[存在主义](#)

[荒诞主义](#)

[反叛](#)

阿尔伯特·加缪



来自纽约世界电报和太阳照片集的肖像, 1957年

出生	1913年11月7日 蒙多维, 法属阿尔及利亚 (今阿尔及利亚德雷安)
死了	1960年1月4日 (46岁) Villeblevin (来自法国)
母校	阿尔及尔大学
著名作品	陌生人/局外人 西西弗斯 的神话反叛者 瘟疫
配偶	西蒙娜·希耶 (米... 1934; DIV... 1936) 弗朗辛·福尔 (米... 1940)
地区	西方哲学
学校	欧陆哲学 荒诞主义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 法国尼采主义 ^[1]

致敬**作品**小说短篇小说学术论文非小说类书籍戏剧随笔**参考****来源****进一步阅读**精选传记**外部链接**

主要兴趣 伦理、人性、正义、政治、自杀哲学

非凡的创意 荒诞主义

影响

Augustine · Dostoevsky · Grenier · Kafka · Kierkegaard · Marx · Nietzsche · Sartre · Schopenhauer · Stirner · Weil

签名


生活

早年和教育

阿尔伯特·加缪于 1913 年 11 月 7 日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今Dréan）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他的母亲 Catherine Hélène Camus (née Sintès) 是法国人，拥有巴利阿里西班牙血统。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 (Lucien Camus) 是一位贫穷的法国农业工人，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加缪从来不认识他。加缪、他的母亲和其他亲戚在阿尔及尔的贝尔考特地区童年时期没有很多基本的物质财富。他是 1830 年至 1962 年间法国领土阿尔及利亚的第二代法国人。他的祖父和他那一代的许多其他人一起，在 19 世纪的头几十年搬到阿尔及利亚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他被称为“*pied-noir*”、“黑脚”——这是对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俚语——他的身份和贫穷的背景对他的晚年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2]尽管如此，加缪是法国公民，在土著统治下享有比阿拉伯人和柏柏尔阿尔及利亚人更多的权利。^[3]在童年时期，加缪就对足球和游泳产生了热爱。^[4]



阿尔及尔大学 20 世纪的明信片

1924 年，在老师路易斯·日耳曼的影响下，加缪获得奖学金，继续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著名学园（中学）学习。^[5]1930 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4]因为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他搬出了家，和他的叔叔古斯塔夫·阿科 (Gustave Acault) 住在一起，他是一名屠夫，他影响了年轻的加缪。正是在那个时候，加缪在他的哲学老师让·格尼尔 (Jean Grenier) 的指导下转向哲学。他对古希腊哲学家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印象深刻。^[4]在那段时间里，他只能兼职学习。为了赚钱，他打零工：当私人教师、汽车零件文员和气象研究所的助理。^[6]

1933 年，加缪就读于阿尔及尔大学，并于 1936 年获得哲学执照 (BA)；在介绍他关于普罗提诺的论文之后。^[7]加缪对早期基督教哲学家产生了兴趣，但尼采和叔本华为悲观主义和无神论铺平了道路。加缪还研究了司汤达、赫尔曼·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朗茨·卡夫卡等小说家哲学家。^[8]1933 年，

加缪扮演守门员的赛车区大学D'阿尔及尔青年队从1928年到1930年。^[9]的团队合作精神，博爱，并呼吁加缪极大共同的目的感。^[10]在比赛报道中，他经常因充满激情和勇气而受到称赞。当他在17岁时感染肺结核时，任何足球野心都消失了。^[9]加缪在足球、人类生存、道德和个人身份之间进行了比较。对他来说，足球的简单道德与国家和教会等权威强加的复杂道德相矛盾。^[9]

成长期

1934年，20岁的加缪与Simone Hié建立了关系。^[11]西蒙娜对吗啡上瘾，这是一种她用来缓解经痛的药物。他的叔叔古斯塔夫不赞成这段关系，但加缪嫁给了希埃以帮助她戒毒。他随后发现她同时与她的医生有关系，这对夫妇后来离婚了。^[6]加缪一生都是好色之徒。^[12]

加缪于1935年初加入法国共产党(PCF)。他认为这是“消除欧洲人和阿尔及利亚‘土著’之间的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尽管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解释说：“我们可能会将共产主义视为跳板和禁欲主义，为更多的精神活动奠定基础。”一年后，加缪离开了PCF。^[13]1936年，具有独立思想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PCA)成立，加缪在其导师格雷尼尔建议后加入。加缪在PCA中的主要角色是组织*Théâtre du Travail*（“工人剧院”）。加缪也接近班驳杜人民报*Algérien*（阿尔及利亚人民（PPA）），这是一个温和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政党。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斯大林主义的PCA和PPA断绝了关系。加缪因拒绝遵守党的路线而被PCA开除。这一系列事件加深了他对人类尊严的信念。加缪对以效率而非正义为目标的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与日俱增。他继续参与戏剧工作，并将他的乐队重新命名为*Théâtre de l'Equipe*（“团队剧院”）。他的一些剧本是他后来小说的基础。^[14]

1938年，加缪因反法西斯情绪强烈而开始为左翼报纸《阿尔及尔共和报》（帕斯卡·皮亚创办）工作，欧洲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令他忧心忡忡。那时，加缪亲眼目睹了法国当局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严厉对待，对权威殖民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阿尔及共和国于1940年被禁止，加缪飞往巴黎，在巴黎晚报担任主编。在巴黎，他几乎完成了对付荒谬和无意义的小说作品，他的“第一周期”*L'Étranger*（局外人（英国），或陌生人（美国）），哲学论文*Le Mythe de Sisyphe*（西西弗斯的神话）和戏剧*卡利古拉*。每个周期由小说、散文和戏剧组成。^[15]

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与战斗

加缪搬到巴黎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影响到法国。加缪自愿参军，但因患有肺结核而未被接受。当德国人向巴黎进军时，加缪逃跑了。他从巴黎晚会被解雇并最终在里昂，在那里他于1940年12月3日与钢琴家和数学家弗朗辛福雷结婚。^[16]加缪和福雷搬回阿尔及利亚（奥兰），在那里他在小学任教。^[17]因为他的肺结核，他在医疗建议下搬到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开始写他的第二部作品，这一次是关于反抗——一部小说《瘟疫》（*La Peste*）（瘟疫）和戏剧*Le Malentendu*（误会）。到1943年，他因早期工作而闻名。他回到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让-保罗·萨特并成为了朋友。他也成为了包括西蒙娜·德·波伏娃、安德烈·布雷顿等在内的知识分子圈子的一员。其中包括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她后来与加缪有染。^[18]

在法国占领期间，加缪在反对德国人的地下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抵达巴黎后，他开始担任被禁报纸*Combat*的记者和编辑。法国解放后，他继续为该报撰稿。^[19]加缪在他的战斗文章中使用了化名，并使用了假身份证件以避免被抓获。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四首*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写给德国朋友的信），解释了为什么抵抗是必要的。^[20]

二战后

外部视频

战争结束后，加缪与福尔住在巴黎，福尔于 1945 年生下了双胞胎凯瑟琳和让。^[21]加缪现在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因其在抵抗运动中的角色而闻名。在两次不同的旅行中，他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多所大学进行了演讲。他还再次访问了阿尔及利亚，结果却对他多次警告过的持续压迫性殖民政策感到失望。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他作品的第二个周期，并撰写了文章 *L'Homme révolté*（反叛者）。加缪在提倡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时攻击极权共产主义。^[22]他拒绝共产主义使他在法国的许多同事和同时代人感到不安，这本书导致与萨特的最终分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关系进一步恶化。^[23]

加缪在为此而努力的各种边缘组织中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24] 1944 年，他创立了 *Comité français pour la 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 (CFFE (欧洲联邦法国委员会)) —— 宣称欧洲“只有在国家——州成为一个联邦。”^[24] 1947-48 年，他在革命工团主义(*syndicalisme révolutionnaire*)的背景下创立了国际联络组织(GLI)，这是一项工会运动。^[25]他的主要目的是表达超现实主义的积极一面和存在主义，拒绝安德烈布勒东的消极和虚无主义。加缪还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干预和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的极权主义倾向。^[24]

加缪有很多外遇，尤其是与西班牙出生的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 (María Casares) 的不定期和最终公开的恋情，他与之有广泛的通信往来。^[26]福尔并没有掉以轻心。1950 年代初，她精神崩溃，需要住院治疗。感到内疚的加缪退出了公共生活，并在一段时间内略显沮丧。^[27]

1957年，加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震惊。他期待安德烈·马尔罗能赢得这个著名的奖项。44 岁时，他是该奖项第二年轻的获奖者，仅次于 42 岁的拉迪亚德·吉卜林。此后，他开始撰写自传 *Le Premier Homme* (第一人)，试图检验“道德学习”。他也再次转向剧院。^[28]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资助下，他改编并导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该剧于 1959 年 1 月在巴黎的安托万剧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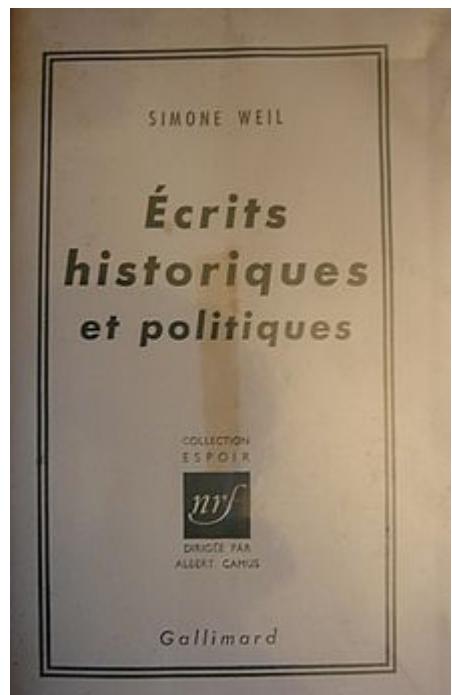
西蒙娜·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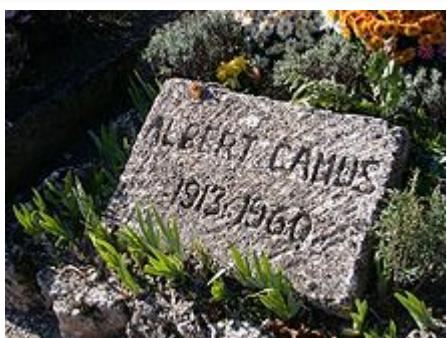
在这些年里，他在他为 Éditions Gallimard 创立的系列“*Espoir*”（希望）中追授了哲学家西蒙娜·威尔 (Simone Weil) 的作品。威尔对他的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30]因为他将她的著作视为虚无主义的“解毒剂”。^{[31] [32]}加缪将她描述为“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精神”。^[33]

死亡

加缪于 1960 年 1 月 4 日在 Sens 附近的一场车祸中去世，享年 46 岁，位于小镇 Villeblevin 的 Le Grand

Fossard。他花了 1960 年的新年假期在他的家卢玛宏，沃克吕兹省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出版商米歇尔·伽利玛的伽利玛出版社，与伽利玛的妻子珍妮，和女儿一起。1 月 2 日，加缪的妻子和孩子乘火车返回巴黎，但加缪决定乘坐 Gallimard 的豪华 Facel Vega HK500 返回。汽车撞上了梧桐的路长直道国立 5 (现为 RN 6)。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加缪当场死亡。^[34]几天后，加利马德去世，尽管他的妻子和





阿尔伯特·加缪的墓碑

144页题为手稿的乐首屈一指的男士（第一人）在残骸中发现。加缪曾预言这部以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为原型的未完成小说将是他的最好的作品。^[21]加缪被安葬在他曾居住过的法国沃克吕兹省的卢尔马林公墓。^[37]他的朋友萨特宣读了一篇悼词，向加缪英勇的“顽固的人道主义”致敬。^[38]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写了他的讣告，他说：“当门为他关闭时，他已经在这边写下了每一个与他一起度过一生的艺术家都希望对死亡有同样的预知和仇恨的人做：我在这里。”^[39]



法国维尔布尔万镇加缪纪念碑上的铜牌。译自法语，它写着：“来自约讷省总委员会，向作家阿尔伯特·加缪致敬，他的遗体于1960年1月4日至5日晚上在维尔布尔文市政厅守夜”

文学生涯

加缪的第一部出版物是1936年5月与三个朋友一起创作的名为*Révolte dans les Asturies*（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的戏剧。主题是1934年西班牙矿工的起义，该起义被西班牙政府残酷镇压，导致1,500至2,000人死亡。1937年5月，他写了他的第一本书，*L'Envers et l'Endroit*（模棱两可之间，又译为错边和右侧）。两者均由埃德蒙夏洛特的小出版社出版。^[40]

加缪将他的工作分为三个周期。每个周期由一本小说、一篇论文和一部戏剧组成。第一个是由*L'Étranger*、*Le Mythe de Sisyphe*和*Caligula*组成的荒诞循环。第二个是起义周期，其中包括*La Peste*（瘟疫）、*L'Homme révolté*（反叛者）和*Les Justes*（正义刺客）。第三，爱的循环，由复仇女神组成。每个周期都是对一个主题的检查，使用异教神话并包括圣经主题。^[41]

第一个周期的书是在1942年和1944年之间出版的，但主题的构思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42]在这个周期中，加缪旨在提出一个关于人类状况的问题，将世界讨论为一个荒谬的地方，并警告人类极权主义的后果。^[43]

加缪在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在阿尔及利亚时开始了他的第二个周期的工作，当时德国人正在抵达北非。^[44]在第二个循环中，加缪使用被描绘为革命人文主义者的普罗米修斯来突出革命与叛乱之间的细微差别。他分析了反叛的各个方面、它的形而上学、它与政治的联系，并在现代性、历史性和上帝缺席的镜头下审视了它。^[45]

获得诺贝尔奖后，加缪在*Actualités III: Chronique algérienne 1939-1958*（阿尔及利亚编年史）中收集、澄清并发表了他的和平主义倾向观点。然后他决定远离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他觉得精神负担太重了。他转向戏剧和关于爱情和女神复仇女神的第三个周期。

加缪的两部作品在死后出版。第一个题为病危*heureuse*（一个快乐的死亡）（1970年），设有一个名



加缪纪念碑建于维尔布勒文，他于1960年1月4日死于车祸。



1957年12月13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天后，加缪为斯德哥尔摩的露西娅加冕

部关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的自传体作品，其于 1994 年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加缪所谓顽固的殖民主义的广泛反思。^[46]

根据 Matthew Sharpe ^[47]按流派和周期划分的加缪作品

年	异教神话	圣经主题	小说	戏剧
1937–42	西西弗斯	异化，流放	陌生人 (陌生人)	卡利古拉， 误会(<i>Misunderstanding</i>)
1943–52	普罗米修斯	叛乱	瘟疫 (鱼)	<i>The State of Siege (The Siege)</i> <i>The Just (The Righteous)</i>
1952–58		内疚，堕落；流放与王国； 施洗约翰，基督	秋天(<i>La Chute</i>)	<i>The Possessed (陀思妥耶夫斯基)</i> 的改编； 福克纳的修女安魂曲
1958–	克星	王国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政治立场

加缪是一位道德家；他声称道德应该指导政治。虽然他没有否认道德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他拒绝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历史物质关系定义了道德。^[48]

加缪也强烈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他认为是极权主义的苏联的情况下。加缪斥责那些同情苏联模式和他们“呼吁完全奴役自由的决定”的人。^[49]作为自由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声称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美国也不是自由主义。^[50]他对苏联的批评使他与政治左翼的其他人发生冲突，尤其是与他时断时续的朋友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发生冲突。^[48]

二战期间，加缪积极参与法国抵抗纳粹占领法国的活动，为著名的抵抗运动杂志 *Combat* 撰稿和编辑。关于法国与德国占领者的合作，他写道：“现在唯一的道德价值是勇气，这在判断假装以人民名义说话的傀儡和话匣子时很有用。”^[51]法国的解放，加缪说过之后，“这个国家不需要塔列朗，但圣刚。”^[52]战后法庭的现实很快改变了他的想法：加缪公开逆转自己，成为死刑的终生反对者。^[52]

加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这种趋势在 1950 年代愈演愈烈，当时他开始相信苏联模式在道德上已经破产。^[53]加缪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权威、财产、国家和集权。^[54]哲学教授大卫谢尔曼认为加缪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55]格雷姆·尼科尔森认为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56]

1948 年，无政府主义者 André Prudhommeaux 首次在 Cercle des Étudiants Anarchistes (“无政府主义学生圈”) 会议上介绍他，作为熟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情者。加缪为无政府主义出版物撰稿，例如 *Le Libertaire* (自由主义者)、*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无产阶级革命) 和 *Solidaridad Obrera* (“工人团结”)，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 (“全国劳工联合会”)。^[57]

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革命 (1954–62) 期间保持中立立场。虽然他反对民族解放阵线 (FLN) 的暴力行为，但他承认殖民主义法国强加的不公正和暴行。他支持皮埃尔·门德斯的统一社会党 (PSU) 及其应对危机的方法；门德斯主张和解。加缪还支持志同道合的阿尔及利亚激进分子 Aziz Kessous。加缪前往阿尔及利亚谈判两方之间的休战，但遭到各方的不信任。^[58]在一个著名且经常被错误引用的事件中，加缪在 1957 年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与一位阿尔及利亚评论家对质，拒绝将正义与革命恐怖主义等同起来：“人们现在正在阿尔及尔的电车轨道上安放炸弹。我妈妈可能在其中一辆电车上。如果那

他对核武器的扩散以及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持尖锐批评态度。^[62] 1950年代，加缪致力于人权。1952年，他从他的工作辞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接受了西班牙，领导下的军事独裁者将军佛朗哥，作为成员。^[27] 加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坚持他的和平主义并抵制死刑。他与作家、知识分子和反死刑联盟创始人亚瑟·科斯特勒合作写了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题为Calmann-Levy于1957年出版的《对死刑的反思》。^[63]

在阿尔及利亚的角色

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父母是法国人，他熟悉法国针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但他并不属于富裕精英阶层。他小时候生活条件很差，但他是法国公民，因此有权享有公民权利；该国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多数不是。^[64]

加缪是“新地中海文化”的倡导者。这是他的愿景，即拥抱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多种族，反对“拉丁”，这是一种流行的亲法西斯和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他黑衣人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或欧洲人中。对加缪而言，这一愿景概括了在地中海周围普通民众中幸存下来的希腊人文主义。^[65] 他在1938年关于“新地中海文化”的演讲代表了加缪此时对其观点的最系统的陈述。加缪还支持布卢姆-维奥莱特(Blum-Violet)的提案，即在宣言中授予阿尔及利亚人完全法国公民身份，并以激进的平等主义为由为这一同化提案辩护。^[66] 1939年，加缪为阿尔及共和国写了一系列关于卡比利高地居民恶劣生活条件的文章。他主张将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作为紧急事项。^[67]

1945年，在阿拉伯人反抗法国虐待后的塞提夫和古尔马大屠杀之后，加缪是少数访问该殖民地的大陆记者之一。他撰写了一系列报道条件的文章，并倡导法国的改革和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要求做出让步。^[68]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时，加缪面临道德困境。他认同像他自己的父母这样的黑人黑人，并为法国政府反对起义的行动辩护。他认为阿尔及利亚起义是埃及领导的“新阿拉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也是俄罗斯策划的“包围欧洲”和“孤立美国”的“反西方”攻势。^[69] 虽然支持更大的阿尔及利亚自治甚至联邦，虽然不是全面独立，但他相信黑皮派和阿拉伯人可以共存。在战争期间，他主张国内停战，以保护平民。双方都认为这是愚蠢的。在幕后，他开始为面临死刑的被监禁阿尔及利亚人工作。^[70] 他的立场引起了左翼和后来的后殖民文学评论家的大量批评，例如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爱德华·赛义德，并指责加缪的小说和短篇小说充斥着对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国家的殖民描绘——或有意识的抹杀。人口。^[71] 在他们眼中，加缪不再是被压迫者的捍卫者。^[72]

加缪曾透露，阿尔及利亚的麻烦“影响了他，因为其他人感到肺部疼痛”。^[73]

哲学

存在主义

尽管加缪主要与荒诞主义有关，^[74] 他通常被归类为存在主义者，这个词他曾多次拒绝。^[75]

加缪自己说他的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尼采和17世纪的道德家，而存在主义则来自19世纪和20世



1905年至1955年间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行政组织

在主义上，在较小程度上集中在宗教存在主义上。他认为马克思和萨特对历史的重视与他对人类自由的信仰是不相容的。^[78]大卫谢尔曼和其他人也认为萨特和加缪之间的竞争也在他拒绝存在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79]大卫辛普森进一步争辩说，他的人文主义和对人性的信仰使他与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学说区别开来。^[80]

另一方面，加缪将他的大部分哲学集中在存在主义问题上。生命的荒谬，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在他的行为中得到了突显。他的信念是，荒谬——生命没有意义，或者如果它存在，人就无法知道那种意义——是人类应该接受的东西。他的反基督教、他对个人道德自由和责任的承诺只是与其他存在主义作家的一些相似之处。^[81]更重要的是，加缪解决了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自杀问题。他写道：“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加缪认为自杀问题是自然产生的，是解决生活荒谬的方法。

荒诞

许多存在主义作家都谈到了荒诞，每个人都对它是什么以及它的重要性有自己的解释。克尔凯郭尔解释说，宗教真理的荒谬使我们无法理性地接近上帝。^[82]萨特承认个人经验的荒谬。加缪对荒诞的思考始于他的第一批书籍和文学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这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主要著作。1942年，他发表了一个在*L'Étranger*过着荒诞生活的故事。他还写了一部关于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的戏剧，追求一种荒谬的逻辑，直到1945年才被执行。他的早期思想出现在他1937年的第一部散文集*L'Envers et l'endroit (Betwixt and Between)*中。荒谬的主题在他的第二部作品中得到了更复杂的表达论文集，*Noces (Nuptials)*，1938年和*Betwixt*和*Between*之间。在这些文章中，加缪反思了荒诞的经历。^[83]荒诞概念的各个方面可以在《瘟疫》中找到。^[84]

加缪遵循萨特对荒诞的定义：“没有意义的东西。因此，人的存在是荒谬的，因为他的偶然性找不到外在的正当理由”。^[82]荒诞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被置于无智能宇宙中的人意识到人类价值并非建立在坚实的外部成分之上；或者正如加缪自己解释的那样，荒诞是“人类需要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对抗”的结果。^[85]尽管荒诞不可避免，但加缪并没有走向虚无主义。但是对荒谬的认识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继续活着？自杀是加缪坚决反对的一种选择，认为这是对人类价值观和自由的放弃。相反，他建议我们接受荒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与之共存。^[86]

在加缪的态度，以荒诞的转折点出现的四个字母的集合，一个匿名的德国的朋友，1943年7月和1944年7月间所写的第一封信刊登在歌剧团自由报在1943年，第二次在*Cahiers*解放在1944年，第三封于1945年在*Libertés*报上发表。这四封信于1945年作为*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致德国朋友的信）出版，并被收录在抵抗、叛乱和死亡合集中。

加缪对继续称自己为“荒诞哲学家”感到遗憾。在出版*Le Mythe de Sisyphe*后不久，他对荒诞不感兴趣。为了区分他的观点，学者们在提到“加缪的荒诞”时有时会提到荒诞悖论。^[87]

起义

加缪以阐明反抗任何形式的压迫、不公正或任何不尊重人类状况的理由而闻名。然而，他足够谨慎，为叛乱设定了界限。^[88] *L'Homme révolté*（反叛者）详细解释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那里，他建立在荒谬的基础上（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有所描述），但更进一步。在引言中，他考察了反叛的形而上学，他以“我反抗，因此我们存在”这句话作为结尾，暗示对人类共同状况的承认。^[89]加缪还描述了革命和叛乱之间的区别，并指出历史表明叛乱者的革命很容易成为一个压迫政权；因此，他重视伴随革命而来的道德。^[90]加缪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人类是否有可能在寂静的宇宙中以合乎道德和有意义的方式行事？在他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对荒诞的体验和意识创造了道德价值，也为我们的行为设定了界限。^[91]加缪将现代形式的反叛分为两种模式。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反叛，它是“人类抗议他的状况和整个

受造物的运动”。另一种方式，历史叛逆，是企图将形而上学的叛逆抽象精神具体化，改变世界。在这种尝试中，造反者必须在世界的邪恶和每一次造反所携带的内在邪恶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造成任何不合理的痛苦。^[92]

遗产

加缪的小说和哲学散文仍然具有影响力。在他死后，对加缪的兴趣随着新左派的兴起（和衰落）而减少。继苏联崩溃，在他的替代道路，以共产主义的兴趣再度浮现。^[93]他因持怀疑态度的人道主义以及对政治宽容、对话和公民权利的支持而被人们铭记。^[94]

尽管加缪与反苏共产主义有关，甚至达到无政府工团主义，但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试图将他与他们的政策联系起来；例如，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建议将他的遗体移至先贤祠，这一想法激怒了许多左派。^[95]

致敬

- 在蒂帕萨（阿尔及利亚），在罗马废墟内，面朝大海和切努瓦山，1961年竖立了一座石碑，以纪念阿尔伯特·加缪，法语中这句话摘自他的作品 *Noces à Tipasa*：“我在这里理解什么叫做荣耀：爱无法估量的权利”（« Je comprends ici ce qu'on appelle gloire : le droit d'aimer sans mesure. »）。^[96]
- 1967年6月26日，法国邮政发行了带有他的肖像的邮票。^[97]

作品

阿尔伯特·加缪的作品包括：^[98]

小说

- *A Happy Death* (*La Mort heureuse*) (写于 1936-38, 1971 年出版)
- *陌生人* (*L'Étranger*, 常译为局外人。“l'étranger”的另一种意思是“外国人”) (1942)
- *瘟疫* (鱼) (1947)
- *秋天* (*La Chute*) (1956)
- *The First Man* (*Le premier homme*) (不完整, 1994 年出版)

短篇小说

- 流放与王国 (*L'exil et le royaume*) (合集, 1957 年)，包含以下短篇小说：
 - “通奸的女人” (*La Femme Adultère*)
 - 《叛徒金迷魂》 (叛徒还是迷茫的头脑)
 - “沉默的人” (*Les Muets*)
 - “客人” (*L'Hôte*)
 - “乔纳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 “成长之石” (拉内拉尔智冲)

学术论文

- Christian Metaphysics and Neoplatonism (*Métaphysique chrétienne et néoplatonisme*) (1935): 使加缪得以在法国中学任教的论文

非小说类书籍

- 介于两者之间 (*L'envers et l'endroit*, 也译为错误的一面和正确的一面) (收藏, 1937)
- 婚礼 (*Noçes*) (1938)
- 西西弗斯神话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
- 叛逆者 (*The Rebel*) (1951)
- 阿尔及利亚编年史 (*Chroniques algériennes*) (1958 年, 2013 年出版第一本英文译本)
- 抵抗、叛乱和死亡 (收藏, 1961)
- Notebooks 1935–1942 (*Notebooks*, 1935 年 5 月 - 1942 年 2 月) (1962)
- Notebooks 1942–1951 (*Notebooks II: 1942 年 1 月-1951 年 3 月*) (1965)
- 抒情与批判散文 (合集, 1968 年)
- 美国期刊(1978)
- 笔记本 1951-1959 (2008)。出版为 *Carnets Tome III: Mars 1951 – 1959 年 12 月*(1989)
- 通信 (1944–1959)阿尔伯特·加缪 (Albert Camus) 和 玛丽亚·卡萨雷斯 (María Casares) 的通信, 以他的女儿凯瑟琳·加缪 (Catherine Camus) 为序言 (2017)

播放

- 卡利古拉 (1945 年演出, 1938 年写作)
- 误会 (*Misunderstanding*) (1944)
- 围城国 (*The State of Siege*) (1948)
- 正义刺客 (*The Righteous*) (1949)
- 修女安魂曲 (*Requiem pour une nonne*, 改编自威廉福克纳的同名小说) (1956)
- The Possessed (*Les Possédés*, 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 (1959)

论文

- 人的危机 (哥伦比亚大学讲座) (1946 年 3 月 28 日)
- 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 (战斗论文系列) (1946)
- 为什么是西班牙? (戏剧《围城战》随笔) (1948)
- 夏天 (*The Summer*) (1954) [24]
- 对断头台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Guillotine*) (Extended Essay, 1957) [99]
- Create Dangerously (现实主义与艺术创作论文,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讲座) (1957) [100]

1. Schrift, Alan D. (2010). “法国尼采主义” (<https://www.nietzsche-en-france.fr/app/download/12288269526/SCHRIFT+-+French+Nietzscheanism.pdf>) (PDF)。在 Schrift 中, Alan D. (ed.)。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的第二代。大陆哲学史。6. 英国达勒姆: 敏锐。第 19-46 页。国际标准书号 978-1-84465-216-7.
2. 谢尔曼 2009 年, 第。10; 海登 2016 年, 第。7; 洛特曼 1979 年, 第。11; 卡罗尔 2007 年, 第 2-3 页。
3. 卡罗尔 2007 年, 第 2-3 页。
4. 谢尔曼 2009 年, 第。11.
5. 海登 2016 年, 第。8.
6. 海登 2016 年, 第。9.
7. 谢尔曼 2009 年, 第。11: 加缪的论文题目是‘通过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为他（‘希腊和基督教思想在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的关系’），研究生学历（大致相当于硕士论文）。
8. 辛普森 2019 年, 背景和影响。
9. 克拉克 2009 年, 第。488
10. 拉塔尔 1995 年。
11. 科恩 1986 年, 第。30; 海登 2016 年。
12. 谢尔曼 2009 年; 海登 2016 年, 第。13.
13. 托德 2000 年, 第 249-250 页; 谢尔曼 2009 年, 第。12.
14. 海登 2016 年, 第 10-11 页。
15. 海登 2016 年, 第。12; 谢尔曼 2009 年, 第 12-13 页。
16. 海登 2016 年, 第 13-14 页。
17. 谢尔曼 2009 年, 第。13.
18. 海登 2016 年; 谢尔曼 2009 年, 第。13.
19. 海登 2016 年; 谢尔曼 2009 年, 第。23.
20. 海登 2016 年, 第。15.
21. 威尔谢尔 2011 年。
22. 海登 2016 年, 第。17.
23. 海登 2016 年, 第 16-17 页。
24. 海登 2016 年, 第。18.
25. 托德 2000 年, 第 249-250 页; 沙夫纳 2006 年, 第。107.
26. 谢尔曼 2009 年, 第 14-17 页; 扎列茨基 2018 年。
27. 谢尔曼 2009 年, 第。17.
28. 海登 2016 年, 第。19.
29. 谢尔曼 2009 年, 第。18.
30. Jeanyves GUÉRIN, Guy BASSET (2013)。阿尔伯特·加缪词典。罗伯特·拉丰集团。国际标准书号 978-2-221-14017-8.
31. Stefan Skrimshire, 2006, 荒诞的政治神学? Albert Camus 和 Simone Weil 关于社会转型、文学和神学, 第 20 卷, 第 3 期, 2006 年 9 月, 第 286-300 页 (<https://academic.oup.com/lithe/article-abstract/20/3/286/1021593>)
32. Rik Van Nieuwenhove, 2005, Albert Camus, Simone Weil and the Absurd,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70, 343 (https://www.academia.edu/29937662/Albert_Camus_Simone_Weil_and_the_Absurd)
33. 约翰·赫尔曼 (1983)。西蒙娜·威尔: 她的思想介绍。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出版社。第 1-23 页。国际标准书号 978-0-88920-121-7.

35. 卡特利 2019 年。
36. 2019 年洪水。
37. 绽放 2009 年, 第。52.
38. 辛普森 2019 年, 生活。
39. “没有上帝或理性| 公益杂志”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without-god-or-reason>)。
www.commonwealmagazine.org。2021年1月7 日检索。(<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without-god-or-reason>)
40. 海登 2016 年, 第。11.
41. 夏普 2015 年, 第 41-44 页。
42. 海登 2016 年, 第。23.
43. 海登 2016 年, 第。41.
44. 海登 2016 年, 第。14.
45. 海登 2016 年, 第 45-47 页。
46. 卡罗尔 2007 年。
47. 夏普 2015 年, 第。44.
48. Aronson 2017, 介绍。
49. Foley 2008 年, 第 75-76 页。
50. 谢尔曼 2009 年, 第 185-87 页。
51. 伯恩斯坦 1997 年。
52. 布朗纳 2009 年, 第。74.
53. Dunwoodie 1993, p. 86; 马歇尔 1993 年, 第。445.
54. Dunwoodie 1993, p. 87.
55. 谢尔曼 2009 年, 第。185.
56. Nicholson 1971, p. 14.
57. Dunwoodie 1993, 第 87-87 页: 另见附录第 97 页; 海登 2016 年, 第。18.
58. 谢尔曼 2009 年, 第 17-18 和 188 页; 科恩 1986 年, 第 30 和 38 页。
59. Scialabba, George (2013 年 4 月)。“抵抗、反叛和写作” (<https://www.bookforum.com/print/2001/albert-camus-s-dispatches-on-the-algerian-crisis-appear-in-english-for-the-first-time-11228>)。书坛。2021年8 月 8 日检索。(<https://www.bookforum.com/print/2001/albert-camus-s-dispatches-on-the-algerian-crisis-appear-in-english-for-the-first-time-11228>)
60. 谢尔曼 2009 年, 第。191.
61. 谢尔曼 2009 年, 第。19; 辛普森 2019 年; 马歇尔 1993 年, 第。584.
62. 海登 2016 年, 第。87.
63. 海登 2016 年, 第。73 和 85.
64. 卡罗尔 2007 年, 第 3-4 页。
65. 海登 2016 年, 第。141-143.
66. 海登 2016 年, 第。145.
67. 夏普 2015 年, 第。356.
68. Foley 2008 年, 第 150-151 页。
69. 夏普 2015 年, 第。322.
70. Foley 2008, 第。161.
71. 阿明 2021 年, 第。31-32.
72. 卡罗尔 2007 年, 第 7-8 页。
73. 夏普 2015 年 第 9

75. 夏普 2015 年, 第。3; 谢尔曼 2009 年, 第。3.
76. Foley 2008 年, 第 1-2 页; 夏普 2015 年, 第。29.
77. Foley 2008 年, 第 2 页。
78. Foley 2008, 第。3; 谢尔曼 2009 年, 第。3.
79. 谢尔曼 2009 年, 第。4; 辛普森 2019 年, 存在主义。
80. 辛普森 2019 年, 存在主义。
81. 夏普 2015 年, 第 5-6 页; 辛普森 2019 年, 存在主义。
82. Foley 2008 年, 第 5-6 页。
83. 谢尔曼 2009 年, 第。23.
84. 谢尔曼 2009 年, 第。8.
85. Foley 2008, 第。6.
86. Foley 2008, 第。7-10.
87. 柯蒂斯 1972 年, 第。335-348。
88. 夏普 2015 年, 第。18; 辛普森 2019 年, 反抗。
89. Foley 2008 年, 第 55-56 页。
90. Foley 2008 年, 第 56-58 页。
91. 海登 2016 年, 第 43-44 页。
92. 海登 2016 年, 第 50-55 页。
93. 谢尔曼 2009 年, 第 207-208 页。
94. 夏普 2015 年, 第 241-242 页。
95. Zaretsky 2013 年, 第 3-4 页; 谢尔曼 2009 年, 第。208.
96. “关于蒂帕萨废墟中的加缪石碑” (https://tipaza.typepad.fr/mon_weblog/2012/10/au-sujet-de-la-st%C3%A8le-de-camus-dans-les-ruines-de-tipaza.html)。 (https://tipaza.typepad.fr/mon_weblog/2012/10/au-sujet-de-la-st%C3%A8le-de-camus-dans-les-ruines-de-tipaza.html)
97. “邮报” (<https://www.laposte.fr/toutsurletimbre/connaissance-du-timbre/dicotimbre/timbres/albert-camus-1514>)。 (<https://www.laposte.fr/toutsurletimbre/connaissance-du-timbre/dicotimbre/timbres/albert-camus-1514>)
98. 休斯 2007 年, 第。十七。
99. 海登 2016 年, 第。86.
100. 夏普 2015 年, 第。20.

来源

- 阿明纳赛尔 (2021)。“瘟疫的殖民政治：2020 年阅读加缪” (<https://londonchurchillcollege.ac.uk/wp-content/uploads/2021/03/LCC-Journal-Volume-9-Number-1-Spring-2021.pdf#page=28>) (PDF)。当代发展与管理研究杂志。9 2021 年春季：28-38。
- 阿伦森, 罗纳德 (2017 年)。“阿尔伯特·加缪”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7/entries/camus/>)。在 Edward N. Zalta (ed.) 中。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 伯恩斯坦, 理查德 (1997 年 12 月 19 日)。“在加缪的笔记本和信件中, 正如奥利维尔·托德所著的《阿尔伯特·加缪：一生》中所引用的那样” (<https://www.nytimes.com/1997/12/19/books/books-of-the-times-camus-as-a-principled-rebel-among-poseurs.html>)。纽约时报。2006 年 5 月 10 日原
件存档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510104040/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806EED9113FF93AA25751C1A961958260>)。

- 布朗纳、斯蒂芬·埃里克(2009)。加缪：道德家的肖像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TyOjcCm8XDMC&pg=PA7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226-07567-9.
- 卡罗尔, 大卫 (2007 年 5 月 4 日)。阿尔伯特·加缪阿尔及利亚人：殖民主义、恐怖主义、正义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11dwG9mnVXsC>)。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231-51176-6.
- 乔瓦尼卡特利 (2019)。*La mort de Camus* [加缪之死] (法语)。巴兰。国际标准书号 978-2-940632-01-5.
- 克拉克、利亚姆 (2009)。“足球作为一个比喻：学习应对生活、管理情绪疾病和保持健康直到康复”。精神病学和心理健康护理杂志。威利。16 (5): 488–492。doi: [10.1111/j.1365-2850.2009.01403.x](https://doi.org/10.1111/j.1365-2850.2009.01403.x) (<https://doi.org/10.1111%2Fj.1365-2850.2009.01403.x>)。ISSN 1351-0126 (<https://www.worldcat.org/issn/1351-0126>)。PMID 1953860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9538606>).
- 科恩, 罗伯特·格里尔 (1986)。“真正的加缪”。法国评论。60 (1): 30–38。JSTOR 393607 (<https://www.jstor.org/stable/393607>).
- Curtis, Jerry L. (1972 年 8 月 1 日)。“叛逆的荒谬”。人和世界。5 (3): 335–348。doi: [10.1007/bf01248640](https://doi.org/10.1007/bf01248640) (<https://doi.org/10.1007%2Fbf01248640>)。ISSN 0025-1534 (<https://www.worldcat.org/issn/0025-1534>)。S2CID 144571561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144571561>).
- 邓伍迪, 彼得 (1993 年)。“阿尔伯特·加缪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选择”。澳大利亚法国研究杂志。利物浦大学出版社。30 (1): 84–104。doi: [10.3828/ajfs.30.1.84](https://doi.org/10.3828/ajfs.30.1.84) (<https://doi.org/10.3828%2Fajfs.30.1.84>)。ISSN 0004-9468 (<https://www.worldcat.org/issn/0004-9468>).
- 洪水, 艾莉森 (2019 年 12 月 5 日)。“新书声称阿尔伯特·加缪被克格勃谋杀了”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dec/05/albert-camus-murdered-by-the-kgb-giovanni-catelli>)。卫报。
- 福利, 约翰 (2008 年)。阿尔伯特·加缪：从荒诞到反叛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fcO9NwAACAAJ>)。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7735-3467-4.
- 海登, 帕特里克 (2016 年 2 月 9 日)。加缪与政治思想的挑战：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ZYeRCwAAQBAJ&pg=PT26>)。斯普林格。国际标准书号 978-1-137-52583-3.
- 休斯, 爱德华 J. (2007 年 4 月 26 日)。加缪的剑桥伴侣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8RxJWYO_9uEC)。剑桥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1-139-82734-8.
- 拉塔尔, 阿什利 (1995)。“阿尔伯特·加缪” ([http://www.users.muohio.edu/shernalw/honors_2001_fall/honors_papers_2000/lattal.html](http://www.users.muohio.edu/shermalw/honors_2001_fall/honors_papers_2000/lattal.html))。用户.muohio.edu。2009年 10 月 17 日检索。
- 洛特曼, 赫伯特(1979)。阿尔伯特·加缪：传记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UJY8PgAACAJ>)。轴。国际标准书号 978-1-870845-12-0.
- 马歇尔, 彼得 H. (1993 年)。要求不可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yPl0QgAACAAJ>)。丰塔纳。国际标准书号 978-0-00-686245-1.
- 尼科尔森, 格雷姆(1971)。“加缪和海德格尔：无政府主义者”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504181134/https://www.muse.jhu.edu/article/559809>)。多伦多大学季刊。41: 14-23。doi: [10.3138/utq.41.1.14](https://doi.org/10.3138/utq.41.1.14) (<https://doi.org/10.3138%2Futq.41.1.14>)。S2CID 154840020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154840020>)。从归档原来 (<https://www.muse.jhu.edu/article/559809>) 的2019 5月4日。2019 年5月4 日检索。
- 阿兰沙夫纳 (2006)。Agnès Spiquel (ed.) *Albert Camus: 道德要求：向 Jacqueline Lévi-Valensi*

- 夏普, 马修 (2015年9月3日)。加缪, 哲学家: 回到我们的起点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pdZ0CgAAQBAJ&pg=PA9>)。布里尔。国际标准书号 978-90-04-30234-1.
- 大卫·谢尔曼 (2009年1月30日)。加缪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X2zuGq1BCBYC>)。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国际标准书号 978-1-4443-0328-5.
- 大卫·辛普森 (2019)。“阿尔伯特·加缪 (1913-1960)” (<https://www.iep.utm.edu/camus/>)。互联网哲学百科全书。ISSN 2161-0002 (<https://www.worldcat.org/issn/2161-0002>).
- 托德, 奥利维尔(2000)。阿尔伯特·加缪: 一种生活。卡罗尔和格拉夫。国际标准书号 978-0-7867-0739-3.
- Willsher, Kim (2011年8月7日)。“阿尔伯特·加缪可能因为批评苏联而被克格勃杀害, 报纸声称”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1/aug/07/albert-camus-killed-by-kgb>)。卫报。
- 罗伯特·扎列茨基 (2018)。“'不再是我的那个人': 阿尔伯特·加缪和玛丽亚·卡萨雷斯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通信”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o-longer-the-person-i-was-the-dazzling-correspondence-of-albert-camus-and-maria-casares/#!>)。洛杉矶书评。
- Zaretsky, Robert (2013年11月7日)。值得过的生活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PQjeAAAAQBAJ>)。哈佛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674-72837-0.

进一步阅读

精选传记

- Thody, 菲利普·马尔科姆·沃勒(1957)。阿尔伯特·加缪: 研究他的作品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NmAzAAAAMAAJ>)。哈米什·汉密尔顿。
- 让-克劳德布里斯维尔(1959)。加缪 (<https://archive.org/details/camus0000bris>)。加利马德。
- 帕克, 埃米特 (1965)。阿尔伯特·加缪: 舞台上的艺术家 (<https://archive.org/details/albertcamusartis00park>)。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299-03554-9.
- 阿黛尔金(1964)。阿尔伯特·加缪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mQoAQAAIAAJ>)。格罗夫出版社。
- 麦卡锡, 帕特里克 (1982)。加缪: 对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批判性研究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VJNcAAAAMAAJ>)。哈米什·汉密尔顿。国际标准书号 978-0-241-10603-7.
- Sprintzen, David (1991年2月)。加缪: 严格审查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ugWANQAACAAJ>)。天普大学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87722-827-1.
- 阿黛尔金 (1992年6月12日)。加缪的 *L'Etranger*: 五十年后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FQexCwAAQBAJ>)。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英国。国际标准书号 978-1-349-22003-8.
- 布鲁姆, 哈罗德(2009)。阿尔伯特·加缪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ihqHSbg41TUC>)。信息库出版。国际标准书号 978-1-4381-1515-3.
- 皮埃尔·路易斯·雷伊 (2006)。加缪: 叛逆的人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nFRIAAAAMAAJ>)。伽利玛。国际标准书号 978-2-07-031828-5.
- 霍斯, 伊丽莎白 (2009年)。加缪, 浪漫 (<https://archive.org/details/camusromance00hawe>)。格罗夫出版社。国际标准书号 978-0-8021-1889-9.
- 卡罗尔, 肖恩 B. (2013年)。勇敢的天才: 一位科学家、一位哲学家, 以及他们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诺贝尔奖的大胆冒险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XchvDwAAQBAJ>)。皇冠出版社。国

外部链接

- 阿尔伯特·加缪。 (<http://camusbibliography.boisestate.edu/>) 2016 年 3 月 4 日在 Wayback Machine 存档的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04043919/http://camusbibliography.boisestate.edu/>) 选择性和累积参考书目 (<http://camusbibliography.boisestate.edu/>)
- (<http://www.ulib.ufl.edu/spec/camus/default.htm>) 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的 Gay-Crosier Camus 收藏 (<http://www.ulib.ufl.edu/spec/camus/default.htm>)
- 英国加缪协会 (<http://www.camus-society.com/>)
- 阿尔伯特·加缪 (<https://fadedpage.com/csearch.php?author=Camus%2C%20Albert>) 在 Faded Page (加拿大) 的作品
- 阿尔伯特·加缪 (<https://www.nobelprize.org/laureate/628>) 在 Nobelprize.org 上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lbert_Camus&oldid=1054543265"

此页面的最后编辑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7:21 (UTC)。

文本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许可下可用；附加条款可能适用。使用本网站，即表示您同意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Wikipedia® 是非营利组织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的注册商标。